

浮生八记

唐人 著

真凶记
女人陷阱记
吞金记
圆谎记
赎身记
寻巢记
毒手记
狗街喜剧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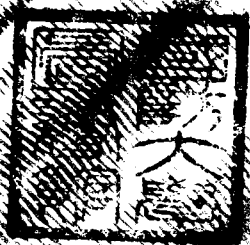




2 034 4291 6

浮生八记

唐 人 著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浮生八记

唐人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3 1/8 插页2 字数440,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000

ISBN 7-5306-0016-8/I·15 定价: 4.10元

前 言

自父亲逝世后，不觉间已是第五个清明了。五年漫长的时间，丝毫也没有冲淡我对父亲深切的怀念。每想到父亲已离开我们而去，两行热泪总是忍不住簌簌往下流……

回想父亲在北京治疗期间，还念念不忘整理《浮生八记》一书。那是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初，我刚好出差去北京，在医院里见到了父亲。“阿毛（我的小名），很高兴见到你。下次你来京时，可要记得把《浮生八记》中的其他六记的稿子带来。”父亲边说边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早已写好的纸条递给我。纸条上写的是他亲自拟定的整理书稿的计划。按照父亲的计划，他是准备在修改完《金陵春梦》第八集，便着手整理《浮生八记》。

父亲有意把《吞金记》、《女人的陷阱》、《圆谎记》、《赎身记》、《巢》、《真凶》、《毒手》和《狗街喜剧》等八篇作品汇集成一书，并取名为《浮生八记》，是因为这几个小说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艺术手法，把人生百态刻划得淋漓尽致，形象地阐明了人生处世之哲

理，从某个角度上来说，亦可谓让广大读者认识香港这个银迷金醉的花花世界，为读者敲响警钟。从父亲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是十分喜爱这八篇作品，渴望能尽快整理、修订后付梓，早日与广大读者见面的。不幸的是，就在这次谈话的当月底，我还未来得及把手稿捎来北京给父亲，无情的病魔就夺走了他的生命。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谢国祥先生和责任编辑邢凤藻先生十分关切我父亲遗著的出版，我表姐夫赵元龄先生应出版社之约，为整理这部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现在，这部小说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父亲九泉有知，一定会含笑安息！

严 圆

一九八六年清明

内 容 提 要

香港生活的奥秘，有很多是不为常人所知的。《浮生八记》中的八个故事，就是作者用亲眼目睹的事实，揭开了其杀人、害命、金钱、女人、吸毒等黑社会生活的幕布，现出了其扼杀人性的嘴脸。这一个个故事是可怕的，人物的命运是可悲的、可叹的，也是震撼人心灵的。……

目 录

前 言	1
真 凶 记	1
女人陷阱记	61
吞 金 记	151
圆 谎 记	241
赎 身 记	269
寻 巢 记	283
毒 手 记	371
狗街喜剧记	499

真
凶
记

陈三姑家的房客经常更换，她也不断地在街头贴“招租”红条。房客为什么住不长？说来很可笑：因为三姑喜欢打四圈，然后延长到八圈，甚至来个通宵，大家耳朵吃不消。可对于三姑来说，再也没有比打牌更重要的了。丈夫两腿一伸，没有子女，只留下这一幢半新不旧的楼宇，她一个人在精神上苦闷万分，幸亏生活上还衣食不缺，她把整层楼都分租出去，自己住了个“工人房”。每个月柴米不愁，可是一个三十五、六的中年寡妇，在香港这么一个五光十色的地方，她用什么办法去打发这漫长的寂寞年月呢？

三姑就因为这样才热衷于打牌的。

而房客们也因为这不断更换。他们有时候给“凑一脚”，有时候连房租都输啦。当然，赌账是赌账，房租是房租，这两者毫无相关之处，可是在三姑身上却变成了有关的“数字”，于是吵架开始，搬家开始，三姑也就重新贴出了“招租”红纸条。

直到最近，三姑那层楼宇的住客才算安定下来了。头房是金铺伙计黎百福，中间房是鱼市场摊档老板单贵生，尾房是百货公司职员梁绍棠。这三伙人家并非对于劈劈啪啪的麻将牌声充耳不闻，而是因为经过一两年的“淘汰”，喜欢打牌的三姑对“同好者”，予以选择的结果。

黎太、梁太、单太是三姑牌点上的“四分之三”，梁太的弟弟朱平富也是经常参加“战局”的常客之一。朱平富今年只有二十六、七岁，在一家药房当伙计，长得个儿不大，但相当清秀，还进夜校念英文，准备做一个药剂师。每次到三姑家来，少不了带一些什么“片”、什么“丸”、什么“水”之类的好药，这使三姑很高兴，很喜欢看见这个客人，也常常从床底下的瓶儿罐儿里拿出一些糖果之类，来招待这个年轻的客人。

几个月前，三姑那天正按惯例在打着牌，梁先生回来了，三姑内急，便让梁先生代一局。当她还从盥洗室出来时，朱平富正在敲厕所的门，手里还拿了一个纸包。三姑强烈感到，今天，特别是今天晚上，这个小伙子挑起了她的某种情绪，便低声对他说：“小朱，他们都在打牌，你陪我吃宵夜去，行吗？”

小朱想了一想，说：“好是好，不过我已经买了九点半的电影票。”三姑不高兴道：“请女朋友看电影吗？”朱平富道：“嗤！谁肯同我玩？我这个光棍最喜欢看电影，几乎每两天总要看一部，今天还是一个人去。”三姑连忙说：“那我也去。”于是到牌桌上交待了几句，根本没有

让小朱进里头去，便悄悄地同这个小伙子去皇后戏院去了。

对于一个精力充沛的中年寡妇来说，你要求三姑“守节”，似乎过于苛求。男人死了妻子可以续弦，女人死了丈夫为什么不能再嫁？这道理非常浅显，可是不见得能说服所有的人，特别是三姑的六亲。那是不成的。

不错，三姑的亲戚大都是旧脑筋，但三姑所生活的香港环境，却是一个新旧杂陈的地方。男女裸体拥抱的美国电影广告到处可见，你说这怎么可能不带给三姑苦闷？穿着马褂长袍的绅士们开口“骨摩宁”闭口“OK”；相反西装笔挺的朋友们可以跪在蒲团上拜神；名伶唱粤剧时大锣大鼓里可能来一段“时代曲”；而前脚走出庙宇的信徒也可能后脚迈入教堂，这些古灵精怪的现象交织成一幅光怪陆离的，令人烦躁的网，而我们的三姑便是欲跳将出来的一个，或者是甘愿在网中沉醉的一个。

但是，她去找谁呢？登报征婚吗？笑话。应征求婚吗？笑话！作为一个香港包租人，她虽然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但报纸上偷讹拐骗的社会新闻，已提供给三姑好多资料，提醒她别上当。可是也就在这些报纸上，对于男女间的事情，譬如绘声绘影的“图文并茂”的黄色社会新闻，医药常识等等，附带也促使三姑加强了对于获得一个男人的渴望。

这些月来，她自己感到，朱平富是最理想的一个，问题是年龄。她三十五，小朱二十七，她比他大了一大截，这该怎么办？

三姑和小朱并排坐在皇后戏院的后座中了。老实说，银幕上在映些什么，三姑根本没注意到。她心头发跳，脸上发烧，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身边的小朱，如果他偶然回过头来，她立刻朝他笑笑；如果他手一动，她马上塞给他一粒话梅。她和他在外表上如姐弟，其关心的程度如母子，但在心理上：她视他如爱人。

小朱，小朱又怎么样呢？

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另一面：年龄与外型的不相衬发展。譬如说，一个十岁上下的擦鞋童在生活的重压下，他的小小的背脊都弯了，佝偻有如老人；而一个七十上下的老富翁，他极可能欢蹦乱跳地象个年轻人，并且娶一个太太（或者是妾侍）只是二九芳龄，一起上街象祖孙。这种例子多得很，因此当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象小朱那样出奇地稳重，有如一个中年人，便不足为怪了。

小朱的爸爸在一家公立医院做了大半辈子的庶务工作。由于职业上的缘故，他使儿子进入一家药店，希望他做个药剂师，不仅收入可以比父亲好一点，而且有了一门技术，便可以“天下去得”，不愁失业。这种想法毕竟是小朱父辈们的想法，因此到今天不免碰壁，小朱服务的药店生意并不好，待遇更差，因此使他本来内向的性格显得更加深沉。

可能是小朱对三姑的追求感到胆怯，也可能是家境贫寒的小朱对于女人这个问题感到没办法应付，总之他并没

有接受她的热情，反而使欢天喜地的三姑受了他冷寞寡言的影响，最后，看完电影，俩人竟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

由于没有三姑这个台柱，家中的牌局已经散场，因此显得出奇地静，原来大家已经睡觉，但梁绍棠屋里还有灯光。按照通常情形来说，过了午夜十二点还开灯，包租人便有权向房客提出质问。但三姑今夜心事重重，忽地想去看看梁太，打听她弟弟朱平富是否有了对象。她敲敲尾房门道：“梁太，还没睡啊？”没料到没有人答应，房门可打开了，梁绍棠一个人在房里。他穿了套睡衣朝她笑，又把房门阖上了。三姑心头一惊，忙说：“梁太回娘家啦？”梁绍棠说：“是啊，害得我睡不着！”三姑脸都红了，又说：“那我走啦！”梁绍棠赶忙把背顶住房门，双手搭在她肩膀上说：“你别走，她今晚上不回来了，她父亲的老毛病又患了，派人来找她姐弟。平富今天根本没来，她自己没吃晚饭就走了，要明天中午才回。”边说边去抱她。三姑分明想推开他的手，想喊，可是整个身子似乎瘫软了似的，甚至有点昏迷。她听梁绍棠在她耳边说：“三姑，别瞒我啦，你对我小舅子老早有意思，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可是这个人是块木头，你别理他啦，我来吧！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呵！”

分明知道梁绍棠这一套是假的，假的肉麻，但他给了三姑所需要的，三姑也就顺从了他，没再说话了。天明前她问他：“给你太太知道了怎么办？”梁绍棠吻着她道：“知道就知道，吵架就吵架，我不怕！离婚！”他以为这

样可以使她放心，没料到三姑却感到担心；她以她丰富的“社会经验”来衡量对方，看穿了对方的心，而一句很难听的俗话更使她打寒颤：他是企图“淘枯井”！企图谋取寡妇财产的那种人。

三姑在某一方面喜欢老梁，但除这之外，她无一不厌恶老梁，因此，直到第二天中午梁太回家之后，她还没法振作精神打开麻将台，而梁太请她进尾房时，三姑几乎想装病不理她。

三姑终于跨进昨夜她住了一宵的房间，梁家的小孩子就在他昨夜睡过的床上甜甜地发出鼾声，房门也关上了，三姑心跳。可是梁太却朝她笑，三姑连汗都流下来了。梁太先告诉她：她父亲的老毛病不要紧，有人照顾，帮着煎几服药吃就可以了，问题是她的弟弟。听她提到小朱，三姑的心就砰砰地跳起来，胀红了面孔问她：“你弟弟很好，没什么嘛！”梁太道：“好是好，就是有一点不好。”她抿着嘴，忍住笑，低声说道：“三姑，我弟弟对我说，他、他、他……”她好不容易说出了句时髦话来：“他说他爱你，问你对他钟意不钟意？”

这真是大出三姑的意料之外，她脸上红得象涂错了唇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忽然，她哭起来，梁太没想到她会哭，不安地说：“三姑，别伤心，我说过了，我弟弟……”。三姑边抹泪边说：“梁太，不，你弟弟好，我伤心不是为什么，是为了……”她哽咽着说：“居然还有个人在惦着我，我以为这一辈子就这么凄凄凉凉的过了，进棺

材也没人落眼泪呵！”说着说着又哭了。

三姑刚才流着辛酸的眼泪，现在立刻转变为幸福的眼泪，双手扯着梁太说：“你、你、你告诉小朱去罢，只要他不嫌弃，我还有什么说的？不过我比他大八岁，婚姻大事不能随随便便。”

梁太道：“那些话我都问过他了。我问他你们俩人怎么会好起来的？他说天天见面，孤男寡女，还用得着说么？我说三姑人长得好，可是年纪比你大，你不会闹笑话么？他说恋爱不受年龄限制，要我放心。我又问他喜欢一个人要真心实意，为什么当初有人给他做媒他不要，如今突然要起来了呢？是不是贪图三姑手里那几个钱？他一听生气了，说是我瞧不起他，他也不要我做媒，脸一扭，就要走。我把他拉住说：好啦好啦，算你有真心，有志气，我去对三姑讲。他冷冷地说：我老实告诉你，三姑昨夜还请我吃宵夜，我对她非常同情，因此今天……”梁太说到这里，三姑怎么也忍不住笑了，长长地透了口气道：“呸，我的老天爷，那、那一切你就作主吧，你是大嫂子嘛！”说到这里，三姑对梁太更感到深深地内疚，扭过头去说：“你们朱家好，老太爷忠厚，你梁太又是这样会当家。”梁太笑道：“好啦，三姑，今后是一家人啦！”这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大声地笑道：“三姑，今后不怕你加房租啦！”三姑也笑道：“加，还是要加，不过不加你们的。”于是两个人又是一阵“咯咯咯”的对笑。

半个月后，新郎过门来，同三姑住在一起了。三姑要

搬回头房，小朱劝阻道：“反正我们还没有孩子，一个工人房也够用了。多赚几个租钱，也好贴补贴补。我赚的少，仅够自己用，可不能多用你一文钱，你的钱自己管，自己花。”三姑心里的温暖可真没法说，只能抱住他流眼泪。俩口子的“蜜月”就在“工人房”渡过了。小朱除了结婚那天请过假，也没多休息一天。这个不寻常的婚礼本来使人们有点惊讶与揶揄，但一看三姑这样待小朱，小朱又这样巴结地打工，大家反而同情他们，称赞起他们来了。

三姑相当胖，害怕超过两百磅，小朱便给她吃减肥药。小朱长得瘦，妻子怕他累坏了，便三天两天给他炖鸡汤，大伙儿瞧在眼里，都伸拇指，但结婚还不到三个月，便发生了意外的事。

糟糕的事情出在梁绍棠身上。那天晚上，小朱看完电影回家，瞥见尾房里闪出一个人来，再一看，原来是姐夫。他以为梁绍棠有事找他，迎上去说：“姐夫，我回来了。”

梁绍棠慌忙地说：“我正有事找你。”便跟小朱折回尾房。

在这一刹那的四目相视中，小朱似乎发现姐夫的表情很牵强，笑容也不自然，马上跨进房里，却见三姑在忙不迭地梳头发，态度也有点张惶失措，小朱有点怀疑，非常不快活。

“平富，”梁绍棠拿出长辈的口吻道：“我等你回

来，有一件要紧事同你商量。”但很明显，他临时编出来的什么合股做生意都是搪塞之词。做舅爷的可是也没发什么脾气，冷冷地笑道：“姐夫你知道，我家穷得很，你要找钱做生意，”他指指三姑：“问问她，比我有办法。”

三姑这时候见他们没吵起来，心也定了，笑道：“平富，你姐夫就是这个脾气，我们没结婚之前，他也常常同我谈生意经，恨不得自己开一间百货公司。可是这年头世道坏，做生意谈何容易？我们还是谈些别的罢。你姐带着孩子回家，说今晚一定会回来，我们在等她。”小朱知道三姑是在为难堪的气氛找台阶下，说话的条理也乱了。接着又听她说：“平富，今天看的什么电影啊？又是打打杀杀吗？”在一边发怔的梁绍棠找到了话题，问道：“平富，以后看电影还是带太太一起去罢。”

小朱道：“人家不爱看电影，爱打牌，我又有什么办法？”三姑道：“老梁，不能怨他，每次看电影他都要我去，是我不敢去。”

梁绍棠诧异道：“那真是有趣啦，看电影还有不敢去的？”三姑道：“太吓人啦，什么《电话谋杀案》、《浴室谋杀案》，这个谋杀案、那个谋杀案、看得人坐立不安，心惊胆颤，也亏得他有这个胆子，三天两头便去看。”

小朱油油地说：“也不，我什么电影都看。花一块八毫，便可以调剂调剂精神，比什么都便宜。”

梁绍棠早想走了，这时候便打了个呵欠道：“我要睡了，一天到晚站柜台，早乏了，你们也早点睡吧。你姐身